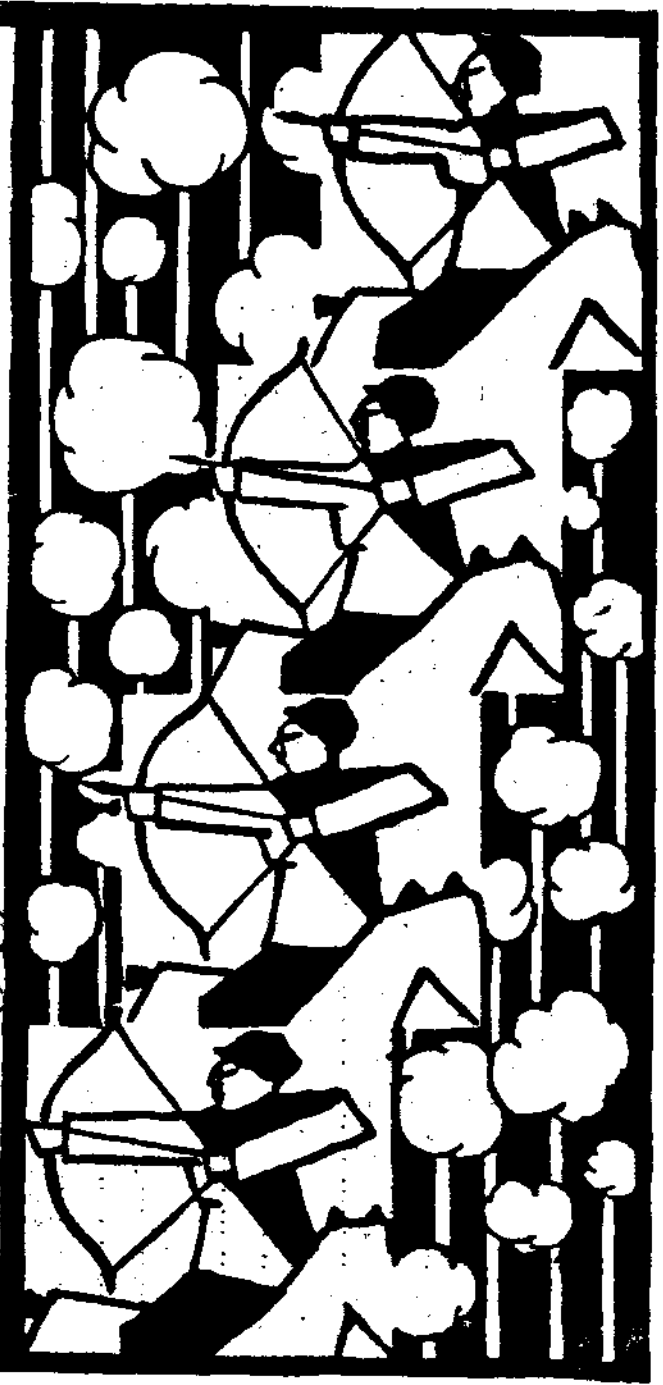


文藝戰線

第一零二隊裏目錄

北平文壇荒涼的原因 (未完)	華西里
可憐的孩子 (未完)	陳殿印
靜盼 (默劇)	趙斯文
三個苦悶的母性	王印秋
除夕 (續未完)	張少峰
小品	
1. 明恥園筆記 (日記)	孔均
2. 我底蘊墊	高躍然
3. 嚴冬下的乞兒	西溪
介紹與批評	
關於少峰的一「漂洋」的批評	趙子良



青年與戰爭

第三卷第四期目錄

中華民國廿三年一月廿八日

青年·革命·戰爭	鄧雪冰
法西斯蒂與中國	梁曉暢
共產黨與中國	吳之策
無頭鬼	人鴛
經堂	日月
會操歸來	鄒北番
悼陣亡將士	荆璞
丁玲的母親	伯仁
中國的大學教育	白人
讀者通訊	馬士堯等

編輯者：青年與戰爭社
出版者：青年與戰爭社
經售者：上海北新書局

康藏前鋒

第五期 要目

中華民國廿三年一月出版

時言	天
一九三四年的邊疆	文
送黃慕松氏西藏之行	融
西康黨務應速推進	文
閩變給予軍人之教訓	會
邊疆青年的時代貢獻	祥麟
西康青年運動之過去與將來	仲麟
開發西北的先決政策(續本刊二期)	蛟
開發康藏與三殖政策(續本刊二期)	蛟
浦儀稱帝與收復東北	炳仁
驚心慘目之熱河現狀(續)	楊潤霖
西藏社會之組織(續)	言
從達賴死說起	華崇俊
西康東部地質鑛產誌略(續)	華崇俊
西康竹枝詞	華崇俊
沉動的吊唁(二八週年)	華崇俊
邊疆時事紀要	華崇俊

價目：每册大洋壹角
社址：南京曉莊

文化新聞

第一期目錄

我們要迎頭趕上去(代表言論)	越石
五四運動歷史的評價	柳洲
小劇院三劇演出	寒谷
上海文壇近訊	記者
本市文化消息	記者
介紹此次來平的法國小說家	記者
新書介紹	止戈
本會重要紀事二則	記者

文化新聞

第二期目錄

五四文化運動之歷史的評價	柳洲
蘇聯出版事業之發展	越石
德國開始實行文化統制	莽夫
思想中心的建設	鏡心
蘇聯海參崴會議製造中國文字	柏生
日本文化消息	拉飛
北平文化界零訊	記者
一九三三年上海文化運動之鳥瞰	蘇由慈

價目：每份銅元三大枚
社址：城隍廟同(七〇號)

北平文壇荒涼的原因

華西里

上期鄙人曾寫了一篇北平文壇的不景氣。這一篇專論北平文壇荒涼的原因，統觀所以造成北平文壇如現在的荒涼的原因，不外以下幾項，特逐一寫出來，以供諸君參考：

(一) 報酬減低文人無法維持生活
統觀世界各國文藝作品價值，恐怕再沒有比中國低減，每千字十元，恐怕市面上就不容易找。現在筆稿賣最高當以魯迅先生，曾每千字賣過十五元，但普通的上海方面各書店，每千字多則五元，最普遍的為三元。北平則更低減。在先，徐志摩和孫伏園主辦晨京兩報副刊的時節，稿費最高價每千字能到三元，但普通的則每千字一元。最近，各報紙副刊上的稿費，則特別低減，每千字只賣幾角，即北晨學園上最多也不過兩元，而普通的現象，稿費積欠不發。一般文人賴賣文章不能維持生活，則紛紛遠走，或改就他事，少有努力於創作

者。

(二) 書商與文人乏缺互助的精神
著作家與出版界根本是有相互的關係，著作界少了出版界，便無法發表他的稿件。出版界無著作界，則將以何物去出版。上海各書店所以特別發達，文壇上所以那樣興盛，均是書商與文人互助得來的。所以在上海的文人，只要能產生出優良的稿件，馬上便會賣出去。北平則異於上海，書商自書商，文人自文人，根本不發生關係。北平琉璃廠和西單商場，也有不少大書店。然而那些書商只知到上海去搬運，或者偷印反版或最易銷售之書籍，而不敢刊印什麼文藝叢書。至於同上海書店那樣刊印雜誌，則更不敢矣。

這一二年來，有幾家書店也效上海那樣辦法，結果是告大失敗，第一個是震東印書館，曾送三連四刊印了不少的文藝叢書，但結果是賠累了五六千元，

書籍堆在庫房售賣不出去。據該號的經理說，那文藝叢書要暫停印，第二是西單商場的青年書店，也先後印了不少的文藝叢書，但聽說也銷售的不好，弄得書店也不景氣。

所以說北平書商與文人根本不互助。即文人想着與書商合作，那書商恐怕賠累，也就畏縮不進了。書商想着與文人合作，那文人因為得不出稿費，也只有裹足不前，照這樣情形看下去，北平文壇能不荒涼嗎？

(三) 北平文人忙於生活

北平自國都南遷後，市面上蕭條條。一般文人因為生活的逼迫，乃相繼南下，而留平的文人，因生活的壓迫，乃均改就教讀，面黑牆而執粉筆。文學又不是什麼商品，可以加工精造，乃是一種消閒自然的產物，所以文學的產生多出於生活的聚離和生活的變遷與消閒時節，若是在生活極端被迫時節和生活極端愉快時節。那文人的創作慾很難激發的。現在留平的文人固然也有一部份

，但這些文人都被生活的壓迫走入教育界，教書根本與創作有些錯誤，因為教書必須編講義改卷子，這種生活是有秩序的而且理智的。至於文學的產生，乃是感情的。所以教書的便不能再創作。

可憐的孩子

陳殿印

一個秋深靜悄的深夜，大地上是黃污和冷寂，被陰森鬱的黑暗圍籠着……：：：顯示一種淒厲和肅條，颯颯的風，略泛起了些潤和帶細微的冷氣……：：：裡面侵食着悲哀和平的惆悵呵！赤裸枯乾的樹枝子，瑟瑟作抖，發出一種感難的苦笑，和呻吟的顛嘆。秋虫喊了悲慘的腔調，做牠那最後的掙扎，末路的奮鬥，帶出了毫不可思議的枉冤……：：：在這樣的環境中……：：：牠們起了憐憫，使人們起一種同情，悲哀……：：：難過……：：：憂悶……：：：：

黑黢的影憧裏寒晶的夥計阿老淚痕的臉，點着恐慌和險恨……：：：兩條粗率的大腿顫慄……：：：踉蹌着……：：：在崎嶇蜿蜒的

還有一層，教書者也必需應酬，纔能找着鐘點，否則最容易鐘點被他人搶去，你想一些人們終日為爭鐘點，保持鐘點，那裏還能有時間去創作呢。（未完）

狹小山道向莊村路走……：：：口中呻吟着，驚嚇着，急喘着……：：：匆促着……：：：到寒晶門前，抖擻的打開，趑趄的到寒晶祖父臥室門口掀起黑漆的兩手，用力的擊了兩下，上氣不接下氣地說：「老爺……：：：你醒來……：：：你……：：：睡得真死！還做……：：：好夢嗎……：：：可憐……：：：二少爺……：：：他……：：：他被土匪弄……：：：你不知道……：：：嗎……：：：老……：：：寒晶的祖父陳老從夢驚醒，毛骨豎懼，急忙爬起懶身子，睜開了倦的睡眼，兩手戰顫點着洋油燈，打開屋門驚愕地問：「呵……：：：這……：：：這……：：：是……：：：真事嗎……：：：？」

阿老哭泣着，身體動盪着，表示自己受驚；充促着但劫和少經歷的罪過……：：：：

：身體下部穿着不潔淨的粗藍布夾褲，上面瀰浸着紅血跡，上部赤裸露地肌肉泛起了一片紫紅，身體微微地挨到床沿前矮坐在短橈子上，兩手攢攏着！做着那殘忍和情景的姿勢……：：：從頭至尾……：：：斷續地喃喃地說：「老爺呀！我……：：：已在你家幹了十幾年的夥計了；還不會騙騙過……：：：天下真變了……：：：噯呀……：：：你不知道呀！土匪比……：：：前幾年的長毛還利害還兇狂萬倍呀！不知道咱家對……：：：有什麼仇恨……：：：有什麼對……：：：不起他們……：：：把少爺打了幾個……：：：死……：：：又把我把……：：：你看……：：：血……：：：說到這裏，停止了，指着胸前的血，褲上的血給他看……：：：：

陳老本是面容黃枯，形顏憔悴，身體頹朽的老人，聽到這天上掉下來的禍事……：：：又看了看血……：：：爛了爛肩頭，豎了豎了眉毛，伸伸頸子，大叫幾聲：「噯！天下變了……：：：我……：：：我們種着幾畝薄田地的人們……：：：該死的時候了！我活夠了！」說着延了一口黏沫噎住了……：：：死

停停的四肢直僵僵木鷄般平臥在床板上奄奄無生氣了……幸虧他的大兒子陳伯在身邊，立刻服了點藥，用了用人工呼吸法嘴翕動顫……都念着阿彌陀佛……老天保佑……等始甦過來，得之復生了……那悽悽勵勵的容顏呵……純粹表示了痛苦和未曾經歷的慘事了……悠然隱約得使人寒心呵……

隔了多時陳老說：「阿老：那裏去了快叫他來……我才聽了一半……」說着咳嗽了一聲。阿老來，仍是繼續未完的述說：「……他們打着二少爺還說：『你媽屁的吃得這麼挺不你還說得過去嗎？你天天吃肉……這就叫你受餓……使你知道窮人肚子挨餓難受！』」老爺你聽聽他說的對嗎？咱有地有錢是天定的呀……這些人真混賬……」喘了一口氣又說：「……他們一個扭着我的鼻子打着兩腿，用棒子打得頭酸痛，還說：『你該倒霉……打你是因為你給有錢的人們做奴隸……你明白了嗎！』」他說到這理我想答句話：「不做夥計我單等着餓死呢！」未答出來

，一個人出來講和手中拿着個小帖：才算完事？不然還罵我，還打我，打我這不改的脾氣給有錢的人當走狗呢！他還說：「打他幹什麼！咱們幹什麼要打他！又無仇無冤！我們同是寄人籬下求乞的人們咱是因肚子餓，不得已葬送了名譽和社會負罪惡之名而當土匪？架票保生

靜盼

——默劇——
時間：一九三三，一一，二，夜色

地址：故都閒園。
人物：繭特恬女士。

佈景：一座蒼涼的閒園。在北面的屋子裏築築地燃着暗淡的臘燭，門前幾株梧桐，微風徐徐地吹着，枯落葉兒在飄飄下降。廠着門兒，門旁置數盆白菊花。燭光慘處，置以 Sofa（沙發）。閒園靜靜地，昏濛夜暗暗地。

開幕：如上景，沉默五分鐘。梧桐底落

命之要求要起一種擾動呀……兄弟們：給你個帖……」話說到這理啞住了，從褲袋的破縫裡拿出來了一個帖給陳老看……寂寞的家庭中早就被振動了，老老小小，哭的哭，喊的喊，在在表示悲哀，慘殘，窮途的生涯快將臨。

趙斯文

葉刷刷地響表現着十分的淒涼。

特恬女士：從內裡走出來，亂髮蓬鬆着，像是才睡醒的樣子。走到門前，把天空仰望了一遭，垂下頭來又慢慢地走回來，坐在 Sofa（沙發）上，長長地歎了一口氣。

啊！

兩手抱着頭髮亂搔了一陣。

啣！

復用右手托着腮畔，輕輕地依在 Sofa（沙發）底壁背，

頸兒微微地向左傾斜着，看着外面底黑暗，聽着蕭殺的秋風作悲哀的回憶。

菊 花：肅靜敬地俯彎着白的花朵。

蠟 燭：放底光明僅僅能照這團團的圈子裡，並且還時常映像恐怖影兒。

特恬女士：默默地怡思着，有時看到臘燭幻動的魔影，作悸驚的面容，好像斬斷了她底思想而另浮出一種特別的呈現。

落 葉：伏在階下，被風吹的作絕命的吶喊。

特恬女士：正在危危漠漠地漫思着，忽然從上面徐徐垂下一堆乳白的布幔，上面畫着一些時代底罪惡；又像是微微地蠕動着：漸漸向遠處推進，愈遠愈小愈模糊，他腦海裡似乎是熾然一動，還是那一幅淒涼的慘景。他長嘯一聲。

唷！

秋 桐：被剝融着。

特恬女士：身子略略動了一動，再追求在白色的光亮，已經闖入昏暗的夜色中。靜然又落下了幅灰色的幔子，上面畫着一個裸體的少女，憑窗閒眺那對面底森林裡初埋的新墓。作痛苦的弔祭。他才要站起來婉勸那少女不要發如此的殷衷。却是一個黑影。

秋 風：斷續地吹入室中要吹滅這隻微弱的光亮。

特恬女士：眯着眼睛好像是在思追求那白幔的方法，細細地看那猙獰的惡態慢慢又放下來了一幅紅色的幕。上面畫着英雄墓。墓前還伏着一個未埋的少年兵士，她想過去掩埋那壯魂的尸體，却又換上了一幅慘淡的景象。她那時又在凝望地外望。

夜

：撒下了晚安的花，還有如雨絲般的網條想迷濛她靈魂的活芽拉到睡夢中。

特恬女士：正在沉沉地呆望，似乎看見了一個可怕的影子，閃到室裏來，一陣驚恐的想像中，——又在對面停停地站着一個帶翼的天使。手裏拿着一束慈愛的花，展着光明的羽翼。向着她微微地笑。她才想走過去，抓住光明使者，去衝破這濃陰的夜，一把抓住了書架子仔細看仍是慘淡的燭反映着的白色的影兒。

夜

：無聲無息的沉默。

落葉

：也斷了牠吶喊的音浪。

特恬女士：面容上現出了偉大的恐怖，輕輕地走到屋門，左手舉着白菊花底花朵折下了一枝茂盛的插在自己底襟畔作美麗的點綴（看看梧桐底葉兒已經快落盡了！天上底星一個

都找不到，只有緊急風雲，
像大海中的怒濤，像暴風
雨下底雷鼓。）
：似乎是又施蹂躪的秋色。
：也似乎是又甦蘇他吶喊的調
兒。

光明使者：
特恬女士：
落葉：
秋風：

——齊向着夜——世界光明萬
萬歲！！

用灰色的花紋紙緊緊封好，
請！這裡沒有廣播台，
把這些苦影落霞映給她看，
啊啊在幽谷中空彈了一闕悲曲。

秋桐：更是被秋風剝離起來。

特恬女士：回過頭來望望全室中已佈滿

如佈景之景再沉默五分鐘光明使者
從外面飛進去。——幕徐徐落下——
一九三三，十一，二，夜斯文寫于故都

後記

暗暗地色彩再看那臘已燃燼
，頓時變成一個恐怖的世界
。她慌忙地跳下了台階。看
着前面似乎是又是剛才那個
帶翼的使者。

讀者諸君：敝劇歡迎排演，如欲作
排演者，請函知作者再修改一遍，作一
個黑暗中的吶喊！

斯文附記

遙寄 趙斯文

趁着夜深人靜的時候，
走近街畔底綠色郵筒，
當才想投到牠底口裏，
聽着裏面萬顆跳動心聲和嘈雜
綿綿及悲哀的哭聲。

腦海中底互相安慰的對象，
都在無形中埋沒，
只有對着蒼白的燈光，
作哀難的回憶。

光明使者：世界光明萬歲！
特恬女士：急忙湊近他的身邊。
世界光明萬歲！

一滴一滴地熱淚，
凝成了悲哀悽楚蒼茫迷離之想
像影兒經緯亂思的白棉，
紡織成帛中之落霞。

落葉：世界光明萬歲！
秋桐：世界光明萬歲！

三個苦悶的母性

一九三三，十，十五，寫于故都。

王印秋

秋夜：站在台階上作恐嚇的威權。
秋風：也作了夜底護衛。

溫嫂產後三天了，她絕不像前些年
生孩子那樣的疲憊，枯黃的臉蛋，身體

軟散無力，像個棉絮人坐的不穩。瘦的皮，
包了骨頭，困乏的躺在小孩身旁，微鼻

的凝視着窗戶，壁上，屋頂，游目四顧，人生了兒子，尤其是年邁的溫嫂，固然應當歡喜，但是，很奇怪的，她這次產後，一切的舉動，和說話時候的形容，不像曾受過生產苦痛的狀態。腰板挺得很直，坐在小孩身旁，伸出鷄爪般的手來，撫摩小孩肚子，倏一忽見小孩「哇哇」的哭，她又用手拍拍打打的敲小孩的背，嘴裏咕嚕咕嚕「噢！噢噢！」喊得非常神秘。

「嫂嫂真有福氣，四十九歲，又給哥哥生下這麼個胖娃娃。」土坑沿上坐了個婦人，望了產婦一眼，再去兩腿不住蹬的小孩。

說這話的是溫嫂的弟婦，傳統觀念的人，哥哥沒有兒子家產必須親近的姪子承繼，溫嫂夫婦雖然生了幾個孩子，但是，沒活滿三年都夭亡了，而她的弟婦，嫁後住了幾年就生了兩個男孩，却活活潑潑的長成了人。家產呢，在十幾年前兄弟倆就分居過活。她的弟婦爲了打算給兒子過舒服日子，便不希望溫嫂

再生兒子了，在她的思想裏，這簡直的成了一種唯一的企望，她夢里睡裡都用天秤把兩份產業秤勻；自家的，不用說是留給大兒子，溫嫂的一幅財產，她夫婦倆死後，便是她二兒子去享受，在宗法觀念的社會裡，姪子得伯父的家產早成了金科玉律，她弟婦的想像裡溫嫂的財產，也就看同了她二兒子嘴外邊的一塊肥肉。

溫嫂的肚子大了，都醞釀着她懷了孕，她弟婦就受着不安，心裏燃起了嫉妬的火把，鬧的她，夜間常常跑到村子的廟裡，彎屈下膝，噙合了嘴裡咕嚕着，爲她的兒子祈福，求神保佑着不要溫嫂生下男孩，逢了人就咒罵溫嫂老不要臉。自從醞釀她懷孕以後，溫嫂的弟婦簡直像得了一種不可診治的病症。

產期到了，溫嫂果真得了個男孩。她一聽到這種噩耗，和瘋狂似的，痛罵孩子沒福氣享受伯父的產業，憤恨廟的塑象沒有真靈。苦熬着臉跑進了嫂嫂

的屋裡，這時她一線的希望，嫂嫂的兒子，是一個不健康的小孩，不久能以死去。但是，去一看，坑上却輪了個肥胖的小孩，一映進她的眼簾，就像來了個要奪她兒子財產的敵人，嫉妬的火焰燒上了她的週身，臉上激起了陣紅暈，眼裏也要迸出大花來，坐在坑沿上沉默着，心裡在暗暗的祈禱小孩快些死掉，釋去她心頭上的憂鬱。

一天的午後，三個月以前的事情了。

三姑和溫嫂，坐在一間草屋裏土坑上。一張破了邊子的蓆，露出了淡黃色的土來，蓆破了地方，包上幾塊不很整齊的破布，坑當中放了一床沒花的棉被。——這是三姑的舖蓋。

三姑的膝上用針縫了塊淺藍色的粗布，像是正在給孩子縫的件小衣服。孩子伏至坑壁上，小手玩弄着破蓆，三姑沒留意孩子抽了根蓆，她彷彿是體會出孩子在破壞東西，憤怒的罵着：「死不了的孩子，又扯蓆」，把孩子瞪一

眼，又去縫衣服去。

孩子遭了母親的訓斥，都跑到鍋灶前頭去玩。孩子的心理，東西都要爭着玩，才玩得痛快。小的拏了個小橙子，玩的怪得意似的，不防叫大的搶了去，坐在上面搖擺着腿，蹲着屁股。被劫去寶貝的小孩，哭着嘴裡咕噥着「媽皮，」大孩子領會了他罵人，起來就把哭的推倒了，在旁邊玩的小孩却喜笑他倆的鬥爭。哭聲，嘶噪，鬧的三姑苦笑着臉，罵幾句：「死不了的孩子」，小孩子們都自家去找樂趣，不敢再鬧了。

「溫嫂的日子，又清淨，吃穿都不缺，多麼舒服哩。」

「三姑那裏知道我家裡的難過。」

溫嫂坐在三姑的身旁，心裡懷了一種說不出來的苦悶，想想自家沒有兒子，看看三姑肚子大大的，是又孕了孩子，聽聽地上亂跑亂叫的孩子會味着自家老年沒兒的悲哀，羨慕，懷喪，在他心內裝起了一道衝不破的壁壘。

孩子們一噪，三姑的腦膜上激起了

無數愁苦的波紋，沒錢給孩子做衣服，盛麵的甕也空空的放進了她的眼裡。苦悶的噓了口氣，一切彷彿是都忘了，只覺肚皮發漲，她又想到懷孕已經快滿四個月，不久又要添一個吃飯的。窮困織成了她厭煩孩子的一個密網牢牢的蒙置了她的心坎。

皂鼻的大孩子，背了母親偷偷的拏了塊玉米餅，隱藏在袖子裡，咬一口又把手背在屁股上，閉了嘴咕噥着站在那裡，兩隻腳一起一落的，身子搖擺着像得意似的。他的弟弟撈了會眼，才洞悉了哥哥的詭密，扔下來手裡的玩具，兩三個都圍上了大孩子，波瞪了小眼，蹀着腳。

「哥哥偷餅吃，媽，我也要餅！」

「同戍，我把你這個死不了的饑畜生，你看下頓飯餅還夠麼？」三姑氣恨恨的，眼望了壁上，想要從坑上爬下去，把同戍懲罰一下。

小孩子們心里都突突的跳波瞪了小眼，鼓着嘴憤恨哥哥貪食，暗暗的又在

怨母親不給餅吃。只是手擄起衣襟又拾起玩具玩弄着，像抑止住了怒火，不再爭噪餅的問題。

「溫嫂，人家說窮人孩子多真不錯，已經有了他弟兄五個就養活不起，住幾個月我又要……」

「三姑好心修得，我叫兒想的，做夢時候，也忘不了向人家討個兒養活哩。」

「我真叫孩子累死了，再有實在是多的。」

「哼：送送奶奶她瞎眼，送給我好不好的！」

「送給妳？」三姑用疑視的眼神，望了溫嫂，臉上的肌肉衝起陣低微的顫動。

三姑的男人，是在坡鎮做佃農，夫婦倆的時候，日子很舒服，三姑連胎生了五個孩子，生活就漸漸窘迫。衣服都是把大孩子的舊衣，折洗了再給小的做成新衣，吃的不用說沒有好的就是玉米餅，孩子們都吃不飽，過了吃飯的時間

二姑照例是不許孩子再吃零東西。

三姑又頗能生育，現在懷孕已經快滿四個月，不久又要添上一個黃口小兒，為了養活不起，孩子在她的眼裡，簡直成了最賤的東西。溫嫂的心裏，却構成了一種相反的趨勢。想利用三姑的矛盾，向她討個兒子。

求兒子的熱火，燒上了她的週身，波瀾着眼想想，兒子是私人的，沒有把親生骨肉送給人的，舊禮教的惡勢力，又盤據了她的心，使她沒有那樣的勇氣，討要三姑肚裡的孩子，兩種矛盾的心理，在她的心裡發生了激烈的鬥爭。

三姑低着頭，眼看了布「此拉」此拉」的做着活，兩個都沉默的思索自家心裡的事情。溫嫂却偏重在三姑說「送你？」三個字，爲了求兒子，她在向舊道德開始攻擊，這時，村人的嘲笑，唾罵，弟婦的嫉妬，她像完全把牠趕出了腦子，想要開始向三姑談判討兒子的問題，但是，話頭不等吐到喉嚨，却嘔吐沫又吞了下去。這時，又像她眼前

有孩子的影子在跑，勾起了她滿肚裡的話要和三姑說。

「妳老是兒子兒子的，我這個若是男孩快送妳好了，可是……」

「哈哈：那還了得，多謝謝三姑的好心」。溫嫂拍着手，笑成了一團。

溫嫂正希望三姑說這話，她一聽送給她，就同奉了聖旨一般，回到家裏，一夜都是朦朧朦朧的沒睡着覺，身上輕鬆的像去了十斤東西。盼着天亮，去送點錢給三姑，做爲討兒子的禮物，一方面禦防三姑翻復。

翌晨朝暉乍上的時候，鳥兒正展着翅膀，吹曉完了它最後的一息，是團美妙靜。溫嫂迂緩的，輕輕的，走出了大門，扭扭捏捏的，向三姑的家裏移動着脚步，心裏懷了一種神秘的快慰。

三姑坐在皂裡炊飯，怔怔的側着頭瞧爐裡燃起的碧綠的火焰。抬頭見溫嫂來了，就站起來迎出門外。

「快來吧，溫嫂家裡做好飯了麼？」

「沒有，三姑做好了麼？」溫嫂臉上浮泛出和藹的微笑，反問三姑。

三姑很疑惑溫嫂的態度，今天特別顯出殷勤，對她表示躬維，和敬仰，和往日那樣的瞧不起她，卑視她窮。這時，一個問號在三姑的腦裏兜了些圈，竟究溫嫂此來和有什麼作用，成了一個打不破的疑團。

溫嫂坐在坑沿上，希望三姑把話頭快些提起，但是，三姑像忘懷昨天說的話，談鋒死活不住送兒子的事調轉。溫嫂雖然嘴不住的談些別的問題，討兒子的話芒，却早已流到嘴唇上亂動。她坐在坑上像有些鋼針刺進了屁股癢癢的坐不穩。三姑不給我孩子了麼？突然，這個疑問在她腦海裏流動，她這時頭覺得涼森森的，心也志忑的厲害。

「今天集上又得買糧，同成爸爸還沒拿錢來家哩。」三姑坐在溫嫂的對面，發愁似的，低了頭，拍拍膝。噓了口氣，「咳！日子真難過，——買了這集再盼那集。」

「開吃飯的人太多了。」溫嫂體會了三姑訴窮，句句打進了她的心坎，苦笑的遞了這一句，做引誘三姑厭煩孩子的釣餌。

「同成爸爸不掙錢來，今天的糧還買不成吓！」她懊喪的望望溫嫂。

三姑雖然沒有提兒子的事，句句話

除夕（續）

張少峯

都在悲哀着窘困的苦楚，造成了溫嫂金錢分離了她母子的關係，這時溫嫂一見有機可乘，她藏在衣袖口裏的手，亂動了很久，像衣袖口上塞了塊鐵板，使她伸，無論怎樣也伸不出來。她急了，拚命的一伸，一個紙捲的圓包放在淡黃的席上。

（未完）

「出去！那能有這樣好事。告訴你姓羅的說。我們就打算在你家中過年。」一個煤鋪長櫃的說。

「出去！你不想上天？乾脆還我的欠賬再出去。」一個飯莊的跑外的說。

這種本利盤剝，早就使小寶典當一空，直到這舊曆年三十日，這天那些債戶就像螞蟻般爬到門裏。此時的小寶，本月的薪水，早就預支淨盡了。窮人到無可奈何的時節，只有先典當，典當無物，只有再向人告借。小寶的衣服物品，早就典當完了。他想來想去，今天催送這些債戶出門的唯一法子，只有跑出去向人告借。

小寶在屋內來回的走，他越走步數越慢，走來走去，兩隻腳已經停住了。他忽然想起：在小拴馬樁八號住的那位言姓的，當日讀書於中大的時節，曾向

我借過錢。我曾幫助過他的，現在他已經幹了主任了，每月能有八十元，說不定平素有存蓄。或者我還不至於吃閉門羹。還有在西四牌樓住的年姓的，他是我的親戚，我們從小就好過，也或許他還能抬抬手讓俺老羅過去年。小寶連續的想了一回，乃向週圍坐的各債戶說：

「諸位先生，你們不是要錢嗎？要湊錢還得姓羅的出去湊，硬監禁我不準出去，終久辦不了事。」

「出去！算了吧。要想「金蟬脫殼」計，可惜我們都不是老憨。」一個油糧店的火傢說。

此時的小寶的週圍都站着些債戶，有的在那裡漫罵，有的在那裏指手畫掌的說。小寶正想辯白他們不準他出門的非理的時節。忽然裏屋走出一位嬌艷的女郎，抱着一位僅有一二月的小孩，向各債戶很嚴重的說：

「你們也太欺壓人了。我們欠你們錢，自然要還你們。但是要湊款，還得讓小寶出門，難道款子不用去湊就會飛進屋內嗎？難道說我屋內藏有款子不給你們嗎？我們住在這裏，還有我——他的妻及他的小孩都在家中，難道說小寶肯逃走嗎？何用這樣小看人？」一位面目蒼老的綢緞舖裏的長櫃瞧了她一眼，知道這位女郎是小寶的妻米斯方，自己暗想：這樣漂亮的女子，沒有眼睛還跟

着這個窮小子受窮，確實可憐透了，因為他發現米斯方兩隻杏紅眼內飽含着淚，似乎要哭的樣子。他乃高聲喊：

「諸位朋友，我看我們硬監禁小寶不準其出門，終久弄不出錢來。依我的意思，不如讓他出門湊款，反正有他的妻在家中作押頭，我們怕什麼？」這位蒼老的綢緞舖長櫃的話說完了後，大家又暗中咕嚕了幾句，乃允許小寶出門湊

款，在十二點準時回來。這些債戶乃都監候於其家中。

當小寶出了自己的家門後，向空中喘了幾口粗氣，就像赦過了的仇犯，款款地向馬路上踱，在今晚馬路上的人和車子是特別的多，尤其是馬路兩邊年貨堆積如山，各商號的門上的電燈今晚特別的亮，三四處的花炮，哩剝哩剝的響，預告新年來到了。（未完）

明恥園筆記

孔均

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上午我參加開會，其他的什麼事也沒有辦。

下午，我藏在公寓內，整理我的稿件。歷年堆積的稿件，都凌亂如麻，必須常常整理，當然無疑問了。寫稿子是一件麻煩事。整理稿件更是一件麻煩事。費去我一下午的工夫，纔將稿子整理如條如絮。我一方面整理稿件，妻在一邊嗤笑，她笑老張雖然又將稿件整理就序了，但不久必仍然凌亂如故，底確是

一件事實。俺老張下決心整理稿件，不只是一次了。但整理一次凌亂一次，又何怪乎妻之不相信呢。

晚餐，我叫妻做點，好吃的妻說沒有錢。

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晚間，我在公寓內，從外邊打來一個電話，叫妻預備一間屋子，一付鋪板。我很納悶，誰又來了？愁得我的眉頭又蹙起來，無論誰跑來，只要是俺老張的熟人，說不了又得使俺老張破費一下

。我正在那裡發愁，忽然從門外走進一個人來，我一瞧，原來是珊弟。

珊弟爲什麼來平呢？我暗想恐怕他爲尋找牛君而來的。牛君和他有許多相關的事。所以他一進門，便向牛君那裏去了。其知牛君先他來便去了張家口。如果，我所想的不錯，那他可白跑一趟，他也該自己想想，現在的年頭，與人家有關係的懸案，還能解決的日期嗎？

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早晨，我同珊弟閑談，又談起家鄉的情況。頂使俺老張嗤笑的，我的村中省弟同老錢的「鬥富」。中國古代確有「鬥富」的舉動。但現在「綁匪」盛行之時，誰還不將自己的財產藏起來，恐怕連擺出來都不願，何能談到亮出來「鬥」。

省弟是個闊少，老錢雖然比他大幾歲，然而，也是個破亂大爺，家中雖然衰敗了，每日都得折舊產業過日子，然而仍然好擺「爺」。省弟對他是不服氣的，比方省弟買一個電筒，用三元錢。

老錢必去買一個至五元錢的。省弟一瞧自己買的比人家賤，乃再去買一個貴至十元錢的，以壓倒老錢。但這樣門來門去。每一次，都是老錢失敗的。總然老錢究竟不及省弟。

他們「鬥富」，可惜沒有獎品，對他們加以獎勵。終使他們沒有興趣，這是多麼失望的事呢。

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老張的信件，照例是一塊兒寫一塊兒回。

今天又該着老張回信的日子了。我從早晨直寫到上午十二點，共作成十三封信。當我寫完信的時節，自己一想：不覺可憐自己起來。老張現在有三十多歲了，蘇氏有詩云：「人生七十古來稀。」那麼我現在活得夠上半輩子了。你瞧，多可憐人呢？活到半輩子連個女朋友都沒有弄上手——連封情信也擄不着常常寫。先前老張雖然也弄上幾位女子，什麼女秘書，女學生，然結果均飛散了。我將來還是這樣冷酷下去吧？還是抱

忍堅着不拔之志仍然尋找自己對像呢？我不敢想下去。老張沒有那麼大魄力。

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新年快來到了，老張的債戶也好臨門了。

一些朋友都印拜年片子，書店的經理叫我也印些。我自己一想：拜年片子，不應當反對，像我這樣懶惰，平素常常不通信的朋友，到了年關來一個賀年片散一散。到可以聯絡感情，但賀年片子上的通信處，必需印上。向一些朋友報告自己的住址。如是，我告訴書店經理，我也印上一百張。

晚間，我開列應發拜年片子的朋友。當我開列完畢以後，同去年所開列的比一下，增加了不少的新朋友，也減少了不少的舊朋友。我想：朋友也同坐官一樣，必需來個「新舊交換。」

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新年真快到了。老張也真發愁了。今晚躺在牀上，籌畫錢債還陳欠，想不到，越想越沒有法子，結果，心裏越法

空虛。老張這樣幹來幹去，恐怕有一天被債務壓死。

夜間當然失眠了，在失眠時候，性的衝動却特別厲害，然而沒有心思去「手淫」。老張解決性慾的唯一的方法是「手淫」。我胡亂的去細想，想到將來危險的境域，這也許我的心靈被嚇着，性慾的高潮也就低下來。但我直到天亮，仍然是失眠。

二十二年十二月三十日

我今天上午的工作，是分發拜年片子。

下午，我到西單商場去，多少得預備點茶點，好在我昨天還借了十三元錢，償還債務是不夠，索性自己享享了呢。我這種計畫，妻也贊成，翻兒也不反對。我在商場內買了二元錢的茶點，還買了些化妝品，人雖處困窮時期，然尚不可不修飾，況且處在這個年頭，崇拜小白臉的年頭，修飾臉子也是籌款之一道。可惜，老張是麻子，恐怕修飾也不會有什麼大效驗的。

二十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我底蘊瑩

葛羅然

我一開門擠進來一羣討債的。老張真是「墨子多不吃，賬多不愁。」所以也沒有大在手，讓他們坐了一屋子。他們來勢凶凶，恨不能向我來個三拳五腳。結果被俺老張幾句話，他們都弄得耳斷頭低。

我想人到窮了，什麼都不怕了。

晚八點，債戶都走完了。我躺牀上暗想。過了這一宿，便是二十三年了。這一年就從今夜十二點結束了。俺老張又鬼混了一年，檢閱這一年的生活，簡直是罪大惡極，真個不堪回想了，一年就此辦結束，俺老張也就此辦結束。過去的老張今夜死了。將來的老張明天再生。

在明天，二十三年元月一日，我從新開闢我的生命。從新造成我的革命環境。

老張今夜頗頗有點生氣。

我底蘊瑩！閃避了，飛走湘沅；深懷戀情，敢不含半點哀怨，謝你給我人生認識的靈感；原先，我底面前，態度會這樣地幽閑，唉！多少英俊長睡了，泡沫般！而今，神秘的日輪仍是旋轉——偉大美麗的靈芬，那能耐那光輝的齒輪斷斬；觀世界活動着的靈魂，也只是雲煙，輪會未改人生底迷幻，

嚴冬下的乞兒

西溪

他兩個肩膀幾乎將腦子吞進，鼻涕灑在敗絮衣上有些模糊，赤條條的兩腳，一躍一蹶地踏在白花的雪途上。

幾條上的齒痕斑斑，已把他的身世細說；他沒有父母的慰藉……

更沒在灰暗的陌阡上，遺落什麼美滿！十八個輪迴歲年，輕巧地把我欺騙，逸逐你底夢影，扎掙狂喊！淚雨混雜北風間；偌大的宇宙，一隻驚動的神經上震顫！你！精靈的情影，熱血的胸膛裏翻轉，一九三四二，四，

相伴的只有孤影一隻，內心腸胃的燃燒，牽掣着他東奔西逃，叔叔，大娘……是他每天的歌曲，啼飢，號寒……是他日常的資料，十二月三日於十五小學，

關於少峰的「飄萍」的話

趙子良

「飄萍」，係文藝戰線社出版。

這部集子係少峰先生的小說集之六。少峰先生的小說集很多，據市面流行的有鬼影，枯塚，脚印，逃犯，四部。但藏在他的書櫃內未發達的集子確很多。他的朋友會告訴我，他直到現在仍然不斷的寫作。所以少峰先生可謂多產的作家。

當「飄萍」出版時，社會上不少的人們注意，可是對於這部書的人並不是多。我曾在文藝戰線的第一卷第四十一期聽見過北風先生的飄萍讀後的感想，在該刊第二卷十九期內晉壽先生的讀飄萍後的感想，在該刊第二卷四十期松風先生的飄萍讀後，在這三篇關於少峰先生的作家的批評，確實很深刻，因此引起我對於少峰先生「飄萍」也想說幾句話：

「飄萍」的取材，少峰先生在自己講話裏面首說：「我看我自己好像一裸

浮萍草，在這樣飄蕩遊忽的社會中，既無深根，埋藏在社會裡，又無線索，懸掛在宇宙內。」他又說：「這部集子內的取材又都在飄泊之中，浮萍草的我，所選出的材料，還不是飄泊無定的材料？」

由以上他的兩段話很足以證明飄泊內的取材，當無異議的是他在飄泊中的所選出的飄泊無定的材料，但這些材料有的是少峰先生親自經驗的，也有是少峰先生瞧見他人遭遇的事蹟。總而言之，都是些真實的材料，既不是虛擬又不是幻想。

由「飄萍」的內容去考查少峰先生的思想。可以證明少峰先生過去曾努力于革命事業，在革命過程中他受過創傷很重，所以弄得精神疲困，心灰意冷。所以在他的創作時，可以說是他革命事業告一階段。他乃運用他的筆墨去描寫社會的情況，人心的險詐和虛偽。像在三字裡透露出女招待的被壓迫，大學生

的浪漫生活。在綠妓裏暴露妓女生活的苦況，在文瀾湖的影兒內暗示暗娼經營皮肉生涯的不得的苦衷，以及在一家個戶裏述說農人之被地主剝削，由以上各篇小說均足以透露出少峰先生的厭憤世塵的思想來。

我們若論「飄萍」的描寫的技术方面，我們給他下一個總批評語，全部八篇小說，無一不描寫得深刻。這並不是我有意恭維他。我詳細批評如下：先論結構方面。這是短篇小說最要緊的地方。少峰先生寫短篇小說，若在結構方面，確運用靈活，幾乎無一篇不緊湊。就係「三字」，用上中下三段去描寫，以最經濟的方法，用上段同馬三爺去醉日店吃三號引出鄭二老和胡四相公來。在中段用胡三相公去教場頭條，瞧三號病，引出馬二爺和鄭二老來。下段用鄭二老回公寓哭三號引出馬三爺胡四相公來，末後共祭三號，共同遣下三封書信。寫得是多樣滑稽，我認爲這篇結構頂佳。在綠仁姑娘裏，他也是一二三三段去描寫

，用第一段先寫到平遇見綠仁于中和戲院，直到和綠仁通奸止把他和綠仁的戀愛一段歷史，插在中間，令人讀之特別留神。這也是最佳的結構。在煩悶的病中裏，他用慕程在病牀上的回憶，將素梅和仲青及慕程三角戀愛活盤托出來。

。在結構方面又新奇又經濟。一封秘密信，一家佃戶，一個批評家，文瀛湖的影兒，鳴鐘樓，等篇都是用直寫。但各篇都各篇的結構，都弄得很精采。所以論短篇小說的結構方面，少峰先生確實是數一無二能手。

「飄萍」內的描寫，還有一點，是少峰先生的長處。他描寫人物的個性，最為精細，尤其對於婦女的心理，也真揣測透亮。他描寫妓女，女招待，暗娼。女學生，農家姑娘，各種人的個性均不同。他描寫男子的個性也是如此，他描寫浪漫的學生，像三字馬二爺，鄭二老，胡四相公；真是三個浪漫公子。他描寫文人，像可憐的批評家內的李君汪君，真能將「文人無行」活盤端出。在一家

佃戶，他描寫鄉下農民的畏怕地主，宣傳地主的兒子欺壓鄉農，和老婆子反抗地主態度，以及受過教育的鄉下丫頭。各個人都有他的不同的個性。在少峰先生描寫出，確面面都到，毫不廢吹灰之力。

以上算我對少峰先生「飄萍」的話，但不敢說是批評。我並不懂得文學。所見到的只可說我自己所感覺的是如此吧。我希望關於「飄萍」一書，諸位讀者可以詳細讀閱。

第二卷 第十四期 出版了

本期要目

時事批判

青	猛烈的火箴籠罩着中國四週……………	理微
評	澈底解決孫殿英的部隊……………	祖解
論	國際的戰亂爭與和平(下)……………	朱健儂
	三民主義之根本的涵義……………	黃石達
	關總理陶爾麥斯的獨裁政治……………	成平俊
	疏勒祖立與英德日俄……………	鄭奇
	爆竹聲裏的生日(隨筆)……………	年生

主編：青年評論社
 代銷：各地大書坊
 定價：全年一元三角
 半年七角五分
 每份三分
 社址：武昌明月橋十六號
 出版期：二十三年二月九日出版每週出版一次
 ▲歡迎訂閱
 ▲歡迎代銷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三月六日
 編輯者 文藝戰線週刊社
 發行處 北平文藝戰線週刊社
 地址及電話 北平絨線胡同一七〇號
 南局三八八六

本刊投稿規則

- (一) 凡向本刊投稿者，請繕寫清楚，並加標點符號。
- (二) 來稿如係翻譯，請附寄原著，或將原著作者姓名出版年月日及地址註明。
- (三) 投稿人請開明詳細姓名住址以便通信。
- (四) 來稿無論登載與否，概不退還，但預先聲明，並附足郵票者，不在此例。
- (五) 對於投稿，本社有修改權，如不願受修改者，請先聲明。
- (六) 投稿經揭載後，暫以本刊為贈。並酌給稿費。
- (七) 來稿請寄北平和內絨線胡同一七〇號本社編輯部收

本刊價目表

時	期	冊	數	書	價
每	週	一	期	大	洋四
每	月	四	期	大	洋一角六分
半	年	二十六	期	大	洋一元零四分
全	年	五十二	期	大	洋二元零八分

外埠長期訂閱者郵費在內

廣告價目表

全	半	四	刊
頁	頁	分	內
十	五	一	內
元	元	元	內
八	四	二	內
元	元	元	內
五	三	一	內
元	元	元	內

以上價目，以每期計算，不折不扣，刊費預付。刊登多期，為待起見，按八折計算。廣告用白紙黑字，如用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若欲洽詢，請向北平和內絨線胡同一七〇號本社廣告部。

國民外交雜誌

第三卷第五期目錄

論說

- 日本應負製造亞洲內亂之責任……………劉美若(一)
- 以引起世界大戰之責任……………周緯(五)
- 悼威廉馬丁先生……………劉宇光(九)
- 我國外交失敗的幾個根本原因……………非非(一七)
- 中俄復交後的今昔觀……………王瑗(二一)
- 中日貿易的過去與將來……………友于(二七)
- 最近歐洲政局的傾向……………潘夫(三一)
- 一九三四年中國應走的路……………郭家偉(三七)
- 孤立之日本……………

選論

- 尙本報告中所謂九一八事變以前日本在東北四省特殊權益之分析(錄新亞細亞雜誌)……………王仲廉(四一)

專件

- 中國與國聯技術合作之經過……………吳秀鋒(四七)

史料

- 朝鮮亡國慘史(五續)……………馬鶴夫(六三)

紀事

- 貝力博士訪問記……………田頌錦(七三)
- 東北瑣紀……………元邪(七五)
- 第十一路軍追剿赤匪紀要……………記者(八三)
- 一月來大事紀……………記者(九一)
- 會務紀要……………
- 雜錄……………
- 瀋陽絮語……………劉美若(九三)
- 盧白室雜鈔(續)……………記者(九五)

詩錄

- 南昌古跡五首……………「貞晦」(九九) 旅寄南昌姚味辛兄
- 見示集匡山萬松林分韻得嚴字五律一首感而和之用十五咸全韻……………「貞晦」(九九) 九日登千佛山有感……………「劉天囚」(一〇〇) 書懷……………「麥村」(一〇〇) 村興八首……………「黃石昌」(一〇〇) 白下懷古……………「馮翰」(一〇一) 秋日薄暮與友人泛舟玄武湖……………「劉定宇」(一〇一) 哭郭厚巷兄……………「李寅恭」(一〇一) 哭胡澗如教授……………「李寅恭」(一〇一) 感事……………「張孝琳」(一〇一) 病枕口占……………「陳虛谷」(一〇一) 病稍閒而秋深矣……………「陳虛谷」(一〇二) 次韻答和鈞表弟即寄其甯夏官廳……………「陳虛谷」(一〇二) 公島贈詩依韻和之……………「王惕山」(一〇二) 公島兩臺前觀見示再依韻和之……………「王惕山」(一〇二) 公島石安三臺前觀仍依韻奉答……………「王惕山」(一〇二) 初秋訪周處臺……………「楊壽岑」(一〇二) 與王君振庭同遊莫愁湖聯句拈韻得湖字……………「楊壽岑」(一〇二)